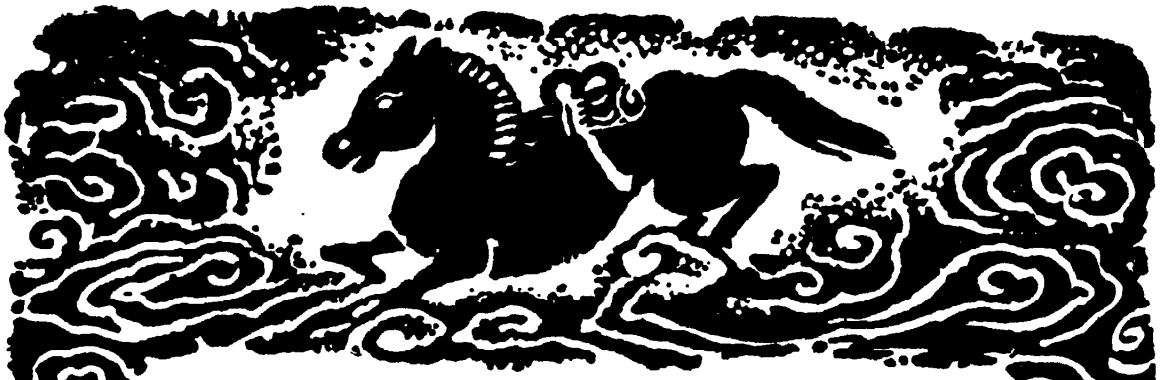
賑豫紀略

救荒策

鄖襄賑濟事宜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賑豫紀略

鍾民化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墨海金壺及守山閣叢書
皆收有此書墨海在先故
據以排印

賑豫紀略

森按。鍾公化民。字維新。浙江仁和人。萬歷庚辰進士。官光祿寺丞。萬歷二十二年。河南大荒。刑科給事楊東明上飢民圖。請賑濟。下部議。僉謂救荒必具十分熱腸。及才力精神品望俱全。始膺任。此非鍾寺丞不可。乃命公往。特鑄印曰。欽差光祿寺寺丞兼河南道監察御史督理荒政之印。公請發帑。留漕糧及事例積站等銀。幷請便宜行事。悉從之。先是。有司平米價。商販不至。飢民羣起搶劫。所在戍兵守之。公飛檄河南布政使。撤防勦兵。悉分置黃河口。各運米所過。爲米舶傳檄護送至境。設官單。記所到時刻稽遲罪。及將領米到任價高下毋抑勒。是時。米石值五兩。遠商慕重價。無攘奪患。外省亦慫公得便宜行事。莫敢閉糴。浹辰。米舟併集。延袤五十里。價頓減。石止八錢矣。公二月二十一日受職。單騎渡河。二十九日至開封。集撫、按、藩臬、出所著救荒事宜。以煮粥散銀爲急。煮粥必多設廠。就便安插。備糗糧。擇委任。時給散。戒侵扣散銀。令州縣正官下四鄉查核防冒破。給印票。定時日。公出納。選廉能府佐。晝夜單騎絡繹稽察。中州故地廣。荐饑。公去儀從。選捷騎。素服馳巡。晝夜寢食鞍馬間。隨行止精力吏肯六人。不兩月。巡歷各州縣。所至止食廠粥。禁供給。不坐公署。隨地問民疾苦。預示飢民。令進見時人具一帋。勿書姓名。開所當興革。及官吏豪猾有無侵尅橫行。散布于地。擇僉同者察之。卽行興革處分。名拾遺法。官吏畏公廉察。又馳巡迅速。莫測所向。不及預爲備。以故人各盡心。民皆得實惠。諸所措施。恤

貧宗惠寒士煮粥哺垂斃給貧窘歸流移醫疾疫收埋遺骼贖妻孥散賊營興工作置學田蠲錢糧省刑訟釋淹禁嚴舉劾勸尚義禁閉糴止覆議絕迎送抑供億省輿從給牛種勸農桑課紡績修常平設義倉申鄉保飭禮教俱詳賑恤事實中活飢民四千七百四十五萬六千七百八十有奇事終復命繪救荒圖幷說以進上嘉其功進太常少卿明年命公巡撫河南時內監開採致礦徒嘯聚爲亂公躬率兵斬獲渠魁撫餘黨捕礦使不法七人置諸辟因疏礦使利害乞速罷不報尋以病乞休有旨慰留明年卒于官士民號泣罷市爭捐貲建祠撫按以聞諭祭褒恤賜祠謚忠惠贈右副都御史春秋有司致祭

賑荒事實

一多立廠

中州貧民半無家室公念惟粥可以賑極貧救垂亡之命諭各府州縣正官遍歷鄉村集保甲里老舉善良以司粥廠就便多立廠所每廠收養飢民二百不拘土著流移分別老幼婦女人以片帋圖貌明註某廠就食印封以油帋護繫於臂彙立一册州縣正官不時查點使不得東西冒應其在城市即因公館及寺觀立廠量大小居飢民多寡在鄉僻則鱗次建廠五大間一貯米及爲司廠煮粥四處食粥人各畫地方二尺五寸坐焉日兩飧米八合食於辰未二時飧各二盂期至麥熟止煮粥務潔且熟嚴禁攙水食粥者不得攜粥他往供粥者不得減淺盂數所至行拾遺法法載前紀畧中核米數問疾苦察菜色之減否

驗有司之勤惰。以行賞罰。各府預擇風力推官董之。亦以二員交換相隨。聯騎而馳。遍歷州縣各村墟粥廠。每日夜行五百餘里。所至卽食廠粥。蓋食廠粥之利有三。驅馳問。卽有司莫可蹤跡供膳。一也。且司事者無不盡食廠粥。司粥者更激勵莫敢違慢。二也。督荒者旣同食粥。不避勞苦。則地方官無不望風感動。竭力賑救。三也。

一愼司廠

司廠不用在官人。各本地方保甲里耆。公舉富而好義者。州縣正官以鄉賓禮往請。至則繇賓階升堂。長揖。給花紅。荐三爵。破格優禮。諭以實心任事。廠內利弊。陳請卽行。月給官俸。司一廠者。能使一廠飢民得所。旌以采幣扁額。倍之者。與冠帶。能司五六廠以上。則任所請。或以便宜授光祿、鴻臚、等銜。至六品止。或爲胥肉贖罪。雖應戍應辟。得從末減。或子弟能文行。督學錄名與文藝考錄同。勸諭富室捐賑。視所捐之數。與司廠同賞格。

一愼散銀

垂亡之人。旣因粥廠以得生矣。稍自顧惜不就廠者。散銀賙之。令各州縣正官遍歷鄉村。喚集里長保約。公同查審肯餬作奸。許諸人舉首。得實者重賞。冒破者抵罪。極貧次貧給與印信小票。上書極貧戶某。給銀五錢。次貧戶某。給銀三錢。鰥寡孤獨更加優恤。正官下鄉親給。分東西南北四鄉。先示期。以免奔走守候。貧民領得銀穀。里長豪惡。或以宿逋奪去者。以切論。出首者賞所發帑金。正官監鑿秤分封固。加印立

冊。每月期日分給。差廉能推官。不時擊封秤驗。公巡至。如粥廠拾遺法。驗所折散銀原封開註。如有侵尅。視輕重律處。

一嚴舉劾

公既巡歷用拾遺法以得賢否。復時進道府之有聲者。及巡察推官。訪舉實心任事。多方全活災民。賢之尤者。卽爲破格薦揚。其有貪暴縱恣。以致餓殍枕藉。不肖之尤者。卽時馳參。一時羣吏。實心力行。飢民多所全活。

一勸尙義

屢荒之後。倉庾若洗。飢民待哺方殷。公先勸尙義。尙義之民。可以德感。難以勢加。願輸賑者或銀或粟。立冊彙報。出粟者送之粥廠。出銀者卽在本家分給。不許收混官胥。官無染指。民免侑匐。照冊稽查。視所捐多寡。優以匾額冠帶。仍免其徭役。與司粥廠者同賞格。以風厲之。

一禁閉糴

公乘傳至豫。賑銀未到。先馳檄各省出米地方。毋得遏糴。以阻皇恩。且得便宜參究。遠近弛禁。米商一時鱗集。米價減五之四。民困立甦。

一散盜

先是。飢民嘯聚盤踞汝南各府山谷。出沒剽掠。當時競緝以兵。公初至。單騎往諭。遍歷寨柵。召其渠魁。宣

上德意曰。聖天子萬分哀惻汝等。寢食不寧。大發帑金。特敕本院到此。多方拯救。凡爾百姓。各有良心。乃是迫于飢寒。情出無奈。爾等宜相傳說。聖天子九重憫念。遣官賑濟。我等小民。何福頂戴。必有咨嗟流涕。焚香頂祝聖天子者。且粥廠散銀之法。爾等具聞。必俟麥熟方止。爾等卽時解散。便做良民。若據迷不悟。自有法度。雖悔何及。今日正爾轉禍爲福之時。悟處便是天堂。迷處便是地獄。始迷終悟。便化地獄爲天堂。爾須前思祖父。後念子孫。中保身命。莫待後來追悔。由開封歷南陽、汝寧、等府。親臨面諭。無不流涕感悟。環拜投戈。各歸本土爲良民。

一捐錢糧

是時。廷議蠲豫省租令已下矣。奸猾里書。借口分別里分之災傷爲減免。以邀賄賂。任情移奪。村僻愚民。不知免數。不得沾實惠。且久荒之民。無產者貧。有產者亦困。公查照題准分數。每項原派銀若干。令減免銀若干。出示四郊。使民共曉。里書莫能上下其手。民盡沾恩。

一禁刑訟

飢荒之後。幸留殘命。小民無知。每以小忿逞訟。有司不能勸息。受理如常。一罪之贖。奪一家數月之糧。一帚之追。絕一人數日之食。一番之駁。窘證犯數家之命。且一日被責。則數日不便工作。一人創甚。則數口俱爲待斃。公通行府州縣。盡停詞訟。唯以粥廠散銀爲務。倘事涉強盜大逆者。速爲審決。止許現獲。不得稽延連坐。獄訟衰息。囹圄空虛。

一釋淹禁

連荒多盜。各州縣捕役。率以疑似捕民下獄。拷訊淹繫。多致瘐斃。公令守令于盜初捕到。分別眞僞。眞則收繫。僞懲捕役。至一應人命告發。卽爲驗審。無辜者速釋。一應詞訟。不得混監久繫。又令該州縣清查獄囚若干。釋過誣攀強盜若干。逐一開報。

一興挑濬

公令各州縣查勘動工役。如修學、修城、濬河、築堤、之類。計工招募興作。每人日給穀三升。借急需之工。養枵腹之衆。公私兩利。

一急賑救

往時賑濟。郡邑申詳。司道轉呈。文移往來。或經千里。遲疑顧慮。延閣時日。及其得請。災民且溝瘠矣。公令各州縣凡有關荒政利弊興革。許便宜徑行。俟按臨時類行詳驗。事有干係重大者。方爲覆議。惟于批行之後。驗其善否。吏盡感奮。賑不失時。

一贖飢民

飢民多鬻妻賣子。公令赴有司報名。官賠給原價。取贖完聚。若有力之家。能尙義不索原價放還者。視所還多寡。照粥廠例獎賞。計官贖四千三百六十三人。其尙義給還。與民間奉行得贖者。殆以萬計云。

一收遺骸

飢民遺骸滿野。公令各府州縣。及村墟鄉落。遍爲收掩。凡掩一屍。給工食銀三分。襯席銀二分。各鄉義塚俱倣此。

一搜節義

時當奇荒。而義夫節婦甚多。公俱采訪表章之。

一種農桑

荐饑之後。民不能耕。公曰。食爲民天。因荒而賑。因賑廢耕。飢無已時矣。因作勸農九歌。分發守巡各道。督州縣正官巡行郊野。勸課農桑。分給穀麥種。仍將九歌諭民出入諷詠。

附九歌

一曰。民可富。俗可風。我先勞。親勸農。大家小戶齊來曛。恰如父母勸兒童。

二曰。時雨潤。水盈盈。節候至。及時耕。東作莫辭辛苦力。西郊到底好收成。

三曰。不好鬬。免刑災。不爭訟。省錢財。門外有田須蚤種。縣中無事莫頻來。

四曰。肯務農。有飯喫。不貧窮。免做賊。請看竊盜問徒流。悔不田間早用力。

五曰。莫縱酒。莫貪花。不好賭。不傾家。世間敗子飄零盡。只爲當初一念差。

六曰。勤力作。穀麥成。早辦稅。免催徵。不見公差來閭巷。何須足跡到公庭。

七曰。五穀熟。菜羹香。率子婦。養爹娘。哥哥弟弟同安樂。孝順從來是上方。

八曰朝督耕晚課讀教兒孫成美俗莫笑鄉村田舍郎自古公卿出白屋

九曰家家樂人人足登春臺調玉燭喜逢堯舜際唐虞黎民齊賀太平曲

一置學田

公賑時加惠寒士免一時之飢又爲之計長久廣置公田分給各學使收租以給貧士

一教禮讓

冠昏喪祭人道大端豫民不遵古禮貧富之家竭力從事公編四禮輯要家諭戶曉使動皆中禮兼以節財

救荒圖說凡十八圖公以進呈今不能載祇載其說

恩賑遣官　這領敕辭朝的是微臣鍾化民蒙皇上采科臣楊東明飢民圖說知河南災祲異常父子相食寢食靡寧發帑金三十餘萬兩漕糧一十萬石特敕微臣專理荒政臣既受任矢諸天日苟毫髮不盡其心處置不竭其力天地神明殛之單騎渡河星馳奔救期副聖天子惓惓德意首繪茲圖見皇上軫念民瘼如此其切中州更生之機實肇于此據布政司開報賑過領銀宗儀飢民二千四百四十九萬五千八百六十九位員名口又賑過食粥飢民男婦二千二百九十六萬九百一十二名口皇上普濟之恩洋洋貫穹壤矣大學曰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夫財一也聚之則蒼生轉爲白骨散之則溝壑起于春臺平天下者曷其柰何弗散

宮闈發帑　皇上大賚中州。已出異數矣。兩宮聖母、中宮皇后、皇貴妃、聞知饑荒情狀。共興哀惻。發內帑銀三萬五百兩。差官陳惟賢解運前來。復敕微臣鍾化民如前給散。臣宣布朝廷恩德。中州士民。叩頭血流。感激泣下。皆謂自古發金分賑者有矣。未聞出自宮闈之內。下逮蔀屋之微者。故一時大臣捐俸。義士輸金。爭爲鼓動。書之簡册。可不謂千載盛事哉。伏願皇上自內達外。常存此心。由始至終。常行此德。則宗社靈長之慶。從此培矣。

首恤貧宗　臣入中府。宗室一萬四千六百餘位。皆稱貧乏。如將軍安沁。行年九旬。貧而無嗣。中尉勤麟、勤鰥、或六喪不舉。或五喪不舉。談洋鄉君既無子女。又失雙目。河陰雙生二子成臺、次臺、幼而無依。如此類不可殫述。臣仰體皇上篤厚同宗之仁。分別賑濟。共散過銀二萬二千七百六十六兩二錢九分。諸宗北面稽首。焚香共祝聖壽。臣切念之。支派日繁。祿糧難繼。豐歉靡定。惠澤難周。今四民之業已開。無祿可食者。皆得隨所願以資生矣。乃科舉之途。闢而未廣。伏願皇上推恩而充廣之。凡有志讀書者。俾得自奮于青雲之上。則親親賢賢。各得其所矣。惟皇上采擇焉。

加惠寒士　這是貧生領賑的。我皇上作養人才。本爲他日之用。但秀才不工不作。非農非賈。青燈夜雨。常無越宿之儲。破壁窮簷。止有枵雷之腹。一遇荒年。其苦萬狀。如內鄉縣儒學生員李來學。水漿不入口者三日。闔門待斃。縣令以粟遺之。來學正色拒曰。生平不謁縣令。豈以荒易吾操哉。及賑銀至。乃以極貧潔行。獨厚給之。來學嘆曰。此聖主洪恩也。可以食矣。寒士瀕死。得賑則生。不獨一來學也。乃知窮約自守。

雖貞士之清操。養賢及民。實聖皇之盛節。此三日不舉火。歌聲若出金石。古今訟曾參之賢。而飢餓于我土地。則周之孟軻惓惓爲世告也。

粥哺垂亡　這是粥廠中喫粥的貧民。煮粥乃救荒第一急務。以其能挽垂亡之命。且無不均之嘆也。臣遵敕諭。亟檄被災之處。多開粥廠。就便安插。不拘土著流移。盡數收養。仍分老羸病疾。婦女嬰兒。各爲一座。日給兩飧。臣每入廠親嘗。菜色漸有生氣。如郭家村劉一鵾既貧且病。屬其妻曰。與其相守偕亡。莫若自圖生計。劉氏泣曰。夫者、婦之天。死則俱死耳。安忍棄乎。至是粥廠星羅。竟得兩全。葉縣光武廟一鼓而食者五千人。一老鬚眉皓然。頭頂萬歲皇恩四字。忽從中起。大聲曰。受人點水之恩。當有湧泉之報。吾輩受皇恩養活。何以補報。今後各安生理。毋作非爲。慷慨悲歌。歌之三闋。五千人莫不泣下。夫富者食前方丈。猶嫌不足。貧者一勺入口。便可回生。伏願皇上思稼穡之艱。念閭閻之苦。撙節愛養。自不容已矣。

金賜窘迫　這是領賑銀的貧民。沿村煮粥。垂亡之命活矣。有等貧民。雖朝不謀夕。顧恤體面。不與餓莩同廠而食。非散金無以賜之也。蒙皇上大發賑銀。臣令布政司分各府州縣正官。親歷鄉村查審貧戶。分爲上中下三等。唱名分給。寧移官以就民。毋勞民以就官。守候侵漁等弊。盡行剔除。人人得沾實惠。如登封縣界渡村郭進京等。採棠梨葉、黃蘆葉、荷貫葉、木蘭葉、爲食。食盡。鬻妻子。又盡。因得賑銀。烟火如故。中州之民。其全活者類如此。書曰。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我皇上散財發粟。萬姓悅服。豈勝道哉。但逋負盡蠲。則民有息肩之日。催科不擾。則官無敲扑之威。不然。方出于水火。遂入于囹圄。其情誠可痛矣。惟皇

上垂神焉。

醫療疾疫　這是選過醫生扶救病人的。大荒之後。必有大疫。況粥廠叢聚。傳染必多。醫藥無資。旋登鬼錄。臣仰體皇上好生之心。令有司查照原設惠民藥局。選脈理精通者。大縣二十餘人。小縣十餘人。官置藥材。依方修合。散居村落。凡遇有疾之人。即施對症之藥。務使奄奄餘息。得延人間未盡之年。嗷嗷衆生。常沐聖朝再造之德。據各府州縣申報。醫過病人何財等一萬三千一百二十名。康誥曰。惸瘝乃身。夫皇仁育物。枯槁回春。即惸瘝乃身。不加于此矣。但久病之餘。其神必傷。如再植之木。其根必損。欲使元氣漸復。神氣漸完。豈可以旦夕致哉。必休養生息數年。然後可復其舊也。宋儒程顥每書視民如傷四字于座右。敢以是爲九重獻。

錢送流移　這負戴道路的。是復業流民。臣每至粥廠。流民告稱。一向在外乞食。離鄉背井。日夜悲啼。今蒙朝廷賑濟。情願歸家。但無路費。又恐沿途餓死。臣體皇上愛民無已之心。令開封等府州縣查流民愿歸者。量地遠近。資給路費。仍與印信小票一張。內開流民某人。係某州縣某人。願得歸農。所過州縣。給銀三分。以爲路費。執票到本州縣補給賑銀。務令復業。據祥符等縣申報。共給過流移男婦二萬三千二十五名口。詩曰。鴻鴈于飛。集于中澤。又曰。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夫流移之未復也。招撫之難。流移之既復也。安定之難。彼室廬盡壞。鴻雁難棲。所謂其究安宅者。竟何如耶。必引養引恬。置之衽席之上而後即安也。贖還妻孥　這妻孥是飢荒時賣出的。中州割人食肉。至親不能相保。苟圖活命。賤鬻他人。妻妾跟隨後

夫。寸腸割斷。子女飄零異域。五內傾頹。原非少恩。實出無奈。我皇上保天地之太和。全民物之天性。必有惻然不忍者。臣仰體德意。凡荒年出賣者。令有司盡行收贖。贖子以還父。贖妻以還夫。贖弟以還兄。據各府州縣開報。贖過妻孥四千二百六十三名。如杞縣民李復鬻妻王氏。男長生。官如券贖回。付之粥廠。魯山縣潘氏夫亡。二子小長生。小長存。各賣爲奴。及以官法得贖。更名皇長生。皇長存。蓋謂中州赤子。皆皇上生存也。詩云。宜爾室家。樂爾妻帑。皇上全人父子兄弟夫婦之倫。離而復合。斷而復續。骨肉肺腑之親。無悲思哀痛之慘矣。但贖還之後。不知其終完聚否也。倘糊口無資。後相轉貿。如夢中乍會。覺後成空。思及于此。不覺滴淚。唯帝念哉。

分給牛種　臣巡歷汝南等府。見流移復業。雖有可耕之人。家室蕭條。實無可耕之具。滿野荒蕪。束手無措。飢餒何從得食。錢糧何日得辦。臣觸目痛心。下思民艱。上思國計。請留事例積站等銀。伏蒙皇上俯允。臣令布政司分發各府州縣。令掌印官親自下鄉踏勘。某郡某堡荒地若干。量給種子。仍買耕牛。照田分給。如一縣有牛百隻。生息數十年。可得子牛千隻。官置簿籍。每年登記。永存民間。以廣孳生。使人有可耕之具。戶無不墾之田。詩云。粒我蒸民。莫匪爾極。今蒸民乃粒。孰非皇上之賜耶。但前此天霖時霈。則夏麥全收。後此霑雨過多。則秋禾告損。安得甘雨和風。時時不爽。使一犁東作。萬寶西成。民將游于含哺鼓腹之天哉。

解散盜賊　這投戈棄劍的。是前此盜賊。汝南飢民嘯聚。出沒山谷。刼掠焚燒。結黨數千人。勢甚猖獗。蒙

皇上敕諭。一下中州。中州之人。知非常恩惠。臣仰仗皇威。單騎往諭。皆稽首悔悟。爭相謂曰。聖天子活我百姓。我輩昔陷死地。今得生矣。投干戈。棄劍戟。一時解散。夫飢寒切身。雖慈母不能保其子。今聖澤覃敷。羣盜屏息。操戈入室之輩。化爲秉耜買犢之夫。感人若斯之速。書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皇上施有常之仁政。懷無常之民心。則民之固結。眞如赤子之戀慈母矣。

勸務農桑　臣惟救荒于已然。不若備荒于未然。救于已然者。時窮勢迫。而莫可誰何。備于未然者。事制曲防。而可以無患。漢賈誼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餒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爲開其資財之道也。臣歷中州。至虞城縣村中。父老以桑棋供食。臣食而甘之。問父老曰。此地有桑棋。必有桑樹。有桑樹。必有蠶絲。今桑樹罕見。蠶絲罕有。其故何在。父老答曰。民間栽桑不多。養蠶之家。亦不紡絲。止是賣蠶。頗無厚利。臣喟然嘆曰。天地自然之利。何爲惰農自棄哉。因令各府州縣正官。循行阡陌。隨地課農。如有地一畝。令其植桑百株。十畝千株。百畝萬株。桑多則蠶多。蠶多則絲多。絲多則利多。至于麥豆粟穀。及時深耕。棗梨柿栗。隨地編植。務使人無遺力。地無遺利者。周家以農事開基。此王業根本也。我朝勸課農桑。載在令甲。有司以此爲勤民者首務。則殷盛富庶之風。無難致矣。

勸課紡績　臣見中州沃壤。半植木棉。乃棉花盡歸商販。民間衣服。率從貿易。古語云。一婦不織。或受之寒。蓋紡績久廢。課督不勤故也。臣與鄰村婦老計之。一婦每日紡棉三兩。月可得布二疋。數月之織。可供數口之用。其餘或換錢易粟。或納稅完官。但布之成也。紡而爲縷。絡而成線。分而爲緯。合而爲經。織而成

布。一寸一絲。皆從辛苦中來。顧百姓日用而不知。惟牧民者爲之督率耳。苟不教之紡績。而使其號寒于終歲。凍死于溝壑。伊誰咎耶。臣令各府州縣。每遇下鄉勸農。卽查紡績之事。凡民家棉線多者。此勤于紡績者也。則呼其夫而賞勞焉。棉線少者。此惰于紡績者也。則呼其夫而責戒焉。導之以自有之利。使人情樂趨。鼓之以激勵之方。使室家競勸。詩曰。七月鳴鵙。八月載績。又曰。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咏七月之詩而興起焉。杼軸其空之患。庶幾其可免矣。

民設義倉　臣聞古有水旱之災。而民無捐瘠。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地方一遇災荒。輒仰給于內帑。此一時權宜之計。豈百年經久之規哉。唯以本鄉所出。積于本鄉。以百姓所餘。散于百姓。則村村有儲。家家有蓄。緩急有賴。周濟無窮。此義倉之所由設也。臣令各府州縣掌印官。每堡各立義倉一所。不必新創房屋。以滋破費。卽庵堂寺觀。就便設立。每倉擇好義誠實有身家者一人爲義正。二人爲義副。每遇豐收之年。勸諭同堡人戶。各從其願。或出穀粟。或出米石。少者數斗。多者數石。置立簿籍。登記名數。至荒歉時。各令領回食用。如未遇荒。今年所積。明年借出。加二還倉。義正副公同收放。此民間之糧。不入查盤。不許借用。出粟多者。照例給賞。義正副年久粟多。給與冠帶。免其本身雜差。此其積貯于粒米狼戾之時。比之勸借于田園荒無之後。難易殊矣。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其所積者豫也。

官修常平　臣惟積貯之法。在民莫善于義倉。在官莫善于常平。夫常平云者。官爲立倉。以平穀價。民間穀賤。官爲增價以糴之。民間穀貴。官爲減價以糶之。本常在官。而上不虧官。利常在民。而下不病民。中州

常行此法矣。但官府之遷轉不常。倉廩之廢興不一。燃眉則急。病定則忘。豈有濟乎。臣令各府州縣查將庫貯糴本銀。及堪動官銀。秋收糴穀上倉。以行常平之法。穀賤則增價以糴。穀貴則減價以糶。設遇災荒。先發義倉。義倉不足。方發常平。不必求賑。在在皆賑恤之方。無俟發粟。年年有不費之惠。此前任撫按之所已行。今臣與撫按之所修舉者也。昔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無粟不可守也。倉廩既實。奚憂盜賊哉。

禮教維風　臣聞理財之道。不惟生之。而且能節之也。中州之俗。率多侈靡。迎神賽會。揭債不辭。設席筵賓。倒囊奚恤。高堂廣廈。罔思身後之圖。美食鮮衣。唯顧目前之計。酒館多于商肆。賭博勝于農工。及遭災厄。糟糠不厭。此惟奢而犯禮故也。蓋禮禁于無形。法加于已著。自冠、婚之禮廢。人道無始。自喪、祭之禮廢。人道無終。彼民之好奢。如水之走下。不以禮隄防之。不止也。臣思欲禁末流。先正本實。采冠、婚、喪、祭、四禮。與今相宜者。著爲四禮輯要。令布政司分發有司。曉諭士民。冠婚取其成禮。卽濯冠、浣衣、荊釵、裙布可也。喪祭取其成禮。卽廬居、墓宿、菜羹、瓜祭可也。其有遵禮者。旌之賞之。其有越禮者。董之戒之。共挽澆漓之習。期回淳雅之風。孟子曰。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伏願皇上秉禮以爲天下先。崇儉以爲天下法。則教化行而習俗美。奢侈之風自革矣。

鄉保善俗　臣攷我國家設保甲以防奸。設鄉約以勸善。二者並行不悖。法至良也。唯有司視爲空文。故鮮實用耳。卽今地方礦徒竊發。添兵守礦。又增餉養兵。往往擒賊率多鄉兵。則除盜安民。孰過于保甲哉。

臣令各府州縣申明保甲之法。至有礦地方。擇其有身家有行止者。立爲保正、保副、以統領之。不許爲盜。亦不許容留面生可疑之人。一家有犯。九家連坐。則不必添兵。不必增餉。而盜賊潛消矣。其無礦地方。各申此法。至于鄉約不講。故民不知親上死長之義。嘯聚爲亂。其所由來漸矣。臣莊誦聖諭六言。繪圖衍義。述事陳歌。令有司分行約長、約副、每月朔望。聚集鄉人。悉爲講解。仍置善惡二簿。當衆紀錄。以示勸懲。保甲嚴。人憚于爲惡。鄉約明。人樂于爲善。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故以此終焉。

復命天朝　這復命的。是微臣鍾化民。臣本至愚極鈍。誤蒙皇上任使。兼以憲職。許以便宜。感恩圖報。期罄涓埃。目擊中州。食人炊骨。即行路之人傷之。況臣親承簡命。豈忍自愛其死乎。故食不下咽。坐不貼席。奔走于窮民飢餓之鄉而不辭。出入于盜賊縱橫之所而不避。周旋于瘟疫流行之際而不惜。無非宣播皇上好生之德。以全此孑遺之命也。今荷寵靈。飢民得生。亂民得散。皆我皇上救民之心至眞至切。故有孚惠德。實起死迴生之方。至誠動物。即轉亂爲治之術。昔齊宣王不忍一牛。孟軻曰。是心足以王矣。我皇上全活數萬生靈。此何心哉。堯舜之心也。即此眞心。便是王道。唯在皇上察識而擴充之。念念堯舜。事事堯舜。即堯舜矣。孟軻又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于王前。臣繪圖陳說。披瀝肝膽。惟願皇上爲堯舜之聖君而已。伏乞矜其愚鈍而鑑納焉。臣不勝祈懇之至。

救荒策

魏禧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墨海金壺及守山閣叢書
皆收有此書墨海在先故
據以排印

救荒策

清 魏禧撰

天災莫過于荒。天災之可以人事救之。亦莫過于荒。古之行荒政、言荒策者不一。有永利者。有利用一時。不可再用者。有可行者。有言之足聽。行之不必效者。要或散見諸記籍中。未有統要。余摭所見聞。擇其可常行無弊者條之。救荒之策。先事爲上。當事次之。事後爲下。先事者。米價未貴。百姓未飢。吾有策以經之。四境安飽而吾無救荒之名。所謂美利不言是也。當事者。米貴而未盡。民飢而未死。有策以濟而民無所重困。所謂急則治標是也。事後者。米已乏竭。民多殍死。遷就支吾。少有所全活。所謂害莫若輕是也。凡先事之策八。當事之策二十有八。事後之策三。

先事之策

一曰重農。農者、粟之本。或興屯田。或修水利。或賑貸牛種。或親行田野勸相。或分督里役地方。謫舉游惰。或開墾荒之法。而首在不以工役妨農時。不以獄訟擾農家。如此。則農事舉矣。

一曰立義倉。貧民富民。多不相得。富者欺貧。貧者忌富。貧民閒時已欲見事風生。一迫饑饉。則勢必爲亂。初或搶米。再之切富。再之公然嘯聚爲賊。富民目前受貧民之害。貧民日後受官府之刑。兵刃之慘。眞貧富兩不得益也。所以朱子修舉社倉。不特救一時餓殍。實所以保富全貧。護人身家。養人廉恥。爲法至善。

今師其意而少損益之。凡每坊設立義倉。不必分派若干家。若干人。隨其相附近處擇便爲之。聽民自議自行。則衆情和矣。但建倉費重。或勸富民。或設處公費。隨時斟酌。此在官長以眞心勤力行之。凡欲立義倉。先集父老士民。懇切開諭以義倉之利。身先捐俸。以勸富室。然後出示遠近。令十日內報命。凡報命者。合坊具連名呈一紙。內稱遵諭設立義倉。共計戶丁若干。出穀者若干。舉值事者一正二副。某人。造冊二本。一丁冊。一義穀出入冊。凡丁冊不論男婦貧富貴賤皆載之。呈及二冊。官皆用印。旋給本坊收掌。其官所助穀若干。照各坊丁數多少派貯倉內。舊冊寫完。則仍以新造之冊送官用印。坊中有富豪慳吝。不肯助義者。許本坊呈官。視所應出者。加罰三等。所舉值事之人。有不法不公者。本坊呈官重罰。公舉他人代之。或本人有病故久出者。仍簽他人代之。俱要呈官。其呈仍用印付還。或坊中事繁。三人不能理。許值事人隨簽幾人幫之。本坊俱要酌處公費。以酬其勞。至義穀出入之數。官府不預。只于當發糶時。先期出示。令各坊清覆丁數。定于某日糶米。官府時行巡坊。于當收糴之時。先期出示。以某日起糴穀。至某日報完。踰期不完者。以欠穀多少議罰。凡坊內與糴者。設簽一根。寫戶首姓名。下注共計幾口。糶米時。左設一人散簽。右設二三人量米。來糴者。先將名下應糴米錢若干。交左人領簽。卽將簽投右人照簽領米。散米已完。右人繳簽交左人收。明日如之。富室及僮婢皆許與糴。凡糶米如原價。每升一分。今價三分。則取分六釐。二分則取分四釐。分半則取分二釐。分二釐則取一分。一分則不出陳矣。蓋酌取餘息。以共耗折及修倉雜用諸費也。凡石斛升斗之類。皆一聽官造。日久器壞。許如法私造。仍送官驗押。蓋以賞罰之權歸于

官。則人知所畏。以出入之數歸于民。則官無可私。所謂官民相制。其法無弊者也。　造倉之法。如係五間。只以四間貯穀。空閒一間。以便搬移倉穀。防整倉及新穀發熱等事。法詳治譜。可按而行之。

湯念平先生勸積義穀序曰。民窮日甚。借貸無門。一有災荒。坐而待斃。昔朱文公社倉一法。最爲盡善。然時詘舉贏。實爲難事。宜師其意而力行之。爲積義穀法。每坊造一木櫃。置本坊神廟。每月朔望。謁廟者各持義穀少許。或一角。或半升。或一升。至小斗而止。勿得過多。不願助者聽。隨其意而因其力。不相強也。數少而不欲多者。相形則意沮。力輕則可久也。共推一端謹者司登記。雖一角半升。必紀其名。以彰好義。推一稍有恆產而素行忠信者司出入。每朔望迄晚。即將貯櫃者登倉。次年春夏。推陳出新。因數多寡。貸與農人。息取加二。小荒則以貸諸貧人。而減其息。必公議而酌行之。若大荒。則盡捐以賑困窮。必計衆而均分之。先其老弱之無告。及孝子節婦之貧者。是舉也。專以備荒而利農。他雖公事急需。不得輕移。以致耗散。有恃強而索者。衆共持之。不聽。則控諸官。庶幾可久行而不廢。夫爲數甚少。則人皆樂助。日月積之。歲歲行之。斯可無大饑之患矣。噫。省目前宴飲之費。即可甦異日數人之命。減一月雞鵝之粟。即可救他年同類之生。獨何憚而不爲哉。　又募義穀疏云。里中親友。壽誕稱觴。當共計其費。出義穀。欲爲人稱觴者。亦計其費出之。或宴會有不可已者。則薄其費而以義穀補之。夫省酒食之浮費。以利濟飢貧。此祝壽之上術也。又有疾病及一切祈求。亦于神廟發願出義穀若干。夫省齋醮之虛文。以利濟飢貧。此祈神之上術也。蓋天地鬼神。原以愛人爲心。能愛人者。則彼亦愛之。以此祝壽壽

必永。以此祈福。病必愈。以此祈名利子息。名利子息必得矣。　按二條法最簡妙。能濟義倉之窮。故備記之。

黃存齋曰。畜馬乘。不察于雞豚。士大夫而積穀高價。以病小民。可乎。朝廷當爲禁律。凡已出仕。田滿五百石者。穀貴出糶。止許依秋成原價。每石酌取倉耗三分。於已無損。于人有益。若乘風高價者。治如違例放債之罪。　按。此意只可勸諭鄉紳富民。聽其自行。賢士大夫身爲之倡。未可以法繩人也。

一曰設砦堡義倉之法。仍當勸諭鄉落行之。或一鄉自建一所。或數鄉共建一所。其事概聽之鄉人。而官府第頒式勸成而已。但鄉落中無城郭足恃。或有兵寇騷擾。則義穀蕩耗。斷難復聚。當令各鄉於附近之山有險足恃者。因以爲砦。無砦者爲堡。而置義倉其中。有急則幷婦女牲畜衣服器用。徙居之。蓋砦堡之設。可以固生聚。可以保義倉。可以行清野之法。以困敵。所謂一舉而三善備者也。　彭躬庵曰。設砦堡最利鄉落。更可以保護城邑。而險不爲賊據。此從來救荒策中所無。

一曰酌遠糴之禁。本地產穀有足支數年者。以遠方糴運過多。遂致產穀之地。頓成餓殍。然槩禁遠糴。則一方粟死。一方金死。交困之道也。當於收成時。出示諭民。凡收穀者自計兩年口食以外。每穀十石。糴五石支用。存五石備荒。又爲酌視時價貴賤。以爲啓閉。如僅滿地方常價。聽其搬糴。過常價三分之一外。則不得糴遠。違者籍穀入官。分給義倉。至新穀收成已完。則舊穀仍糴矣。

一曰嚴游民之禁。百姓不謀生業者。宜置常罰。令鄉耆鄰里時簡舉之。蓋游手好閒之人。如米中蠹蟲。饑

饉之時。死亡猶甚。多至爲盜賊者。若督令務生。則自可生財。有養生之具矣。然欲耆里簡舉而不實心行鄉約保甲之法。未易辦也。

一曰制穀贖罪。凡有罪犯。情理可原者。一照買穀備賑銀數輸穀。不令輸銀。其穀分寄各坊義倉。值事者具領狀交官。俟賑糶時。如數取出。以施最窮苦無告之人。或米或粥。視米多少可也。蓋義倉雖以周貧。然須有糴米本錢。則鰥寡孤獨一文不辦者。盡餓死矣。但施米仍當責成各坊值事。每日清早糶米。飯後施米。仍效義倉領簽例。令各來報名。每人寫一票給之爲據。領票領米。一如義倉。但不須交錢耳。蓋事歸一人。則坊人姓名已熟。虛實盡知。自不至于混領。若以事歸官府。另簽胥役行之。爲弊不可勝言。

一曰豫糴。凡地方有遇水旱。便當實稽境內人丁。核境內穀粟扣算。缺少若干。即多方那處。遣富商豫往穀多處買之。蓋有水旱。則必有饑荒。若臨饑方議他糴。便難措手。且米價亦必踊貴也。

一曰教別種。地方遇有水旱。種植必不得時。即須先察地利。如水多害禾。則急以不忌水者種之。旱久害禾。則急以不畏旱者種之。失彼得此。尙可支持其半。大抵以先時急做爲勝著也。

當事之策

一曰留請上供之米。地方大饑。或有本地應解糧米。及他處經過米船。不妨權留賑濟。然後申報。秋熟即行糴償。在朝廷不過緩數月之糧。在百姓即活數十萬人之命。雖以專制賈罪。又何傷哉。

一曰借庫銀轉糴。地方大饑。欲他買又苦無銀。不妨那借庫中錢糧糴賑。從容設處以償。擇平日衆推誠

實能幹百姓任其事。或仍勸富民自賑。開以薄利。使之樂趨。

一曰權折納之宜。時當凶災。擇荒熟相應處。以荒處折納之價。于熟處和糴。則荒處不至太貴。熟處不至太賤。兩利之道也。凡爲守令權不自主者。則申請上司行之。他准此。

一曰捐俸勸賑。地方大饑。有司當以至誠開諭。勸富民賑濟。或減價出糴。或竟行施予。然本官須先捐俸倡義。庶幾不令而行。

一曰重賑穀之勸。饑饉時。有能大出粟以賑者。或聞於朝廷。加以官號。或請于上司。給其冠帶扁額。以示酬勸。

一曰興作利民之務。地方大饑。窮民多無生業。此時或修橋路。或濬水利。種種必不可已之務。當概爲修理。窮民借力作以資生。而我又因以興利。一舉兩得之道也。

一曰勸富室興土木。舉庶禮。地方大饑。宜勸富室營造土木。及一切當行之禮。使貧民得以資生。蓋損富而富實未損。益貧而貧不虛益。勸諭時。當以三利歆動之。一則成吾欲爲之事。一則借此賑貧。有大陰德。一則貧民樂業。不至爲盜。富室所益更多矣。

一曰均糴。米數既貴。富者得以多糴。則貧者益少。每日市糴。當依每家丁口爲準。人口少者。不得多糴。則米穀均矣。

一曰嚴閉糴之法。富民擁有多粟。除本家口食外。餘至百石以上。閉糴專利者。許人告發官府。盡籍穀賑

貧。告虛者反坐。蓋彼所利。在多得米價。今併米本失之。其閉糴者鮮矣。　温伯芳曰。吾邑荒少而穀常踊貴。弊不在富戶而在鋪戶。鋪戶閉糴而後價忽高。鋪戶得高價。富戶之價愈高。總之寧民家無杵臼。皆糴于市。鋪戶遂操其重。昔葉令公（名向榮。金華人。）處之極善。每早巡行各街米戶。不出糴者。杖數十。於是鋪戶欲高其價不得。而富戶知市價如常。各競出糴矣。蓋公稔知此時非有水旱兵凶之災。客歲之入如常。何以來歲之供不足。不過雨暘偶愆。何至舊穀頓盡。至于閉市乎。　按。此須實知境內穀多。乃可行。不可執爲定法。

一曰重強糴之刑。時方大饑。民易生亂。若縱其強糴。則有穀者愈不肯糴。四方客粟。聞風不來。立飢死矣。且強糴不禁。勢必搶奪。搶奪勢必擄殺。當著爲令曰。有不依時價強糴一升者。卽行梟首。蓋彼原欲少取便宜。今幷身命而亡之。其強糴者鮮矣。　或謂閉糴自百石以上。強糴自一升以上。閉糴者止于籍穀。而強糴者遂至殺身。輕重不太懸乎。曰。閉糴之人雖不仁。猶不過專自有之利。強糴則是妄取他人。罪自不同。況閉糴者少。強糴者多乎。　彭躬庵曰。此法須不動聲色。使百姓曉然知殺一人乃可以生衆人。始不激變。

一曰不降米穀之價。米方大貴。有司樂于市恩。動輒降減米價。以博小民一時歡心。不知米價減。則富戶不樂糴。而四方客米亦不來矣。惟當聽民間自消自長。粟貴金賤。人爭趨金。米價不降自減也。　或謂古人有遇饑輒增米價而米賤者。其法可行乎。曰。此非一定可行之法也。萬一我增米價。而客米一時不來。

彼貧民能當許久重價乎。大抵地方富饒所欠止在于食。則不妨增價以招客粟。若地多貧民。此法恐不可行。止一不降米價。尙爲穩著

一曰覈戶口。時當饑荒。須先詳覈戶口若干。扣算賑糶之穀若干。賑濟之穀若干。每丁應得若干。先有定局。則無不均之患。而設處之方。可早謀矣。

一曰無失期。不論賑糶賑施。俱當先期四處張示。的于某時舉行。不可遲誤失期。有辜人心。且虛勞小民奔走。

一曰定鄉城分給之法。凡賑糶賑施。每日一給則太煩。而小民易荒生業。至鄉落尤難行矣。當先定爲令曰。凡城市每給五日。鄉落三十里內者。每給十日。三十里外者。每給半月。或謂鄉落路遠。當每給兩月。曰每給兩月。爲數太多。小民不知遠計。多穀在手。便不撙節。甚至以易酒肉者有之。到甕盡杯乾時。不束手待斃。又邪思生亂矣。或謂貧民無資。必待每日生理。方可得糴。此條只可行于賑施。不可行于賑糶。當酌其無弊可也。

一曰多置給米之地。給米須多設處所。派定某關某處給。某關某處給。則不至捱擠失序。

一曰編戶丁牌。領米最易爭擠。多至混數。若倣義倉領簽。又人多難行。當照戶編牌。如考試例。循次領給。則諸弊俱無矣。其牌每戶止寫丁首一人。

一曰愼擇給米之人。主管給米。最要得人。須平日實訪其人公平廉能者。方可屬事。每處擇一善者主之。

又聽其各擇一二人爲副。必不可令衙役與事也。

一曰不時巡訪。任縱得人。未必一一皆當。有司于給米時。當不時出訪。或東或西。或詳或略。或隨手取米。以驗美惡。或隨喚領米人驗剋減與否。至于出訪。或輕車或緩步。不可盛列騶從。使人得爲備。

一曰別賞罰。不時巡訪。則任事者之賢否見。而賞罰可行矣。有公平廉能者。則重賞之。或優以冠帶。或旌以財帛。隨其功之大小可也。有姦貪私剋者。則重罰之。或加刑。或罰穀。隨其罪之輕重可也。至于無他罪犯。止是才力不濟。不能處分條理者。則無賞無罰。下次不復簽用而已。

一曰暫省衙門役期。時方大饑。衙役工食多不足贍。此時當減其半役。使之營生。如舊例一月供役十日。今止取五日。

一曰清獄。饑饉時。平民已難治生。獄囚死者八九矣。清獄宜分三等。輕者竟釋之。次者限親隣保結。俟穀熟時再拘。大罪重犯。囚而少賑之。

一曰禁訟。大荒之時。治生不暇。況治訟乎。凡除人命、賊情、搶擄外。一切財產婚姻等訟。概不准告。已告者。概停不行。

一曰弛稅禁。山澤市貨等利。法有禁者。此時宜暫弛稅弛禁。廣其營生之路。至穀熟時復舊。

一曰修街道。街道汚穢。易生疾病。荒疫相因。尤不可不愼。故當修潔街道。以防其漸。

一曰收棄子。飢民有棄置子女道路者。許人收養。凡收養者具呈至官。云某年某月某日。于某處收得子

女幾人。歸家撫養。官爲用印結之。太平長大。一聽收主照管。本生父母。不得爭執。其收主願贖者聽。或能收養自幾人以上者。官府爲立賞格勸之。

一曰贖重罪。重罪無贖之理。然能多出穀救荒。則雖枉法以生一人。而實救數千百人之死。亦權道也。重罪如泛常人命事。則許贖。若劫殺眞賊。及人倫大變之犯。則不可贖。更舊冬以前。人命可贖。本年所犯。則不可贖。恐富人乘機報復故也。

一曰收買民間草薪衣服器用。饑荒之時。貧民多賣衣服器用。以給食。而富民乘人之急。甚至損價十之九者。此時官府宜那移錢糧。設人收買。使貧民不至大虧。則謀生之路寬矣。秋冬間仍行發賣。便可補數。至於草薪之類。亦當於此時收買矣。寒雨賣之。仍可得利。此古人已行之效。

一曰多置空所。以處流民。而嚴其法。大荒之時。有他郡流民走徙就食者。若處之不得其道。則流民立死。且或生亂。有司當擇寺觀公廨一切空所。分別安插。每處設一人管其事。立法以繩之。諸如臥所有定。出入有時。領米有敍。若亂法者。初犯三日不給糧。再犯逐出境外。其有休養壯健者。則令執工役之事。或僱募民間。便不許坐食矣。

事後之策

一曰施粥。饑荒已極。不能賑米。當設法施粥。施粥須因里設廠。若勞其遠行。恐半途仆斃。又須立人監理。令飢民至者。隨其先後。來一人則坐一人。後至者坐先至之外。坐者不許再起。一行坐盡。又坐一行。以面

相對.以背相倚.空其中路.可令擔粥人行走.坐至正午.擊梆一通.高唱給第一次食.令人次序輪散.有速食先畢者.不得混與.一次散訖.然後擊梆二通.高唱給第二次食.如前次.共三次.卽止.蓋久飢之人.腸胃枯細.驟飽卽死.惟飢民中稱有父母妻子臥病在家者.量行給與攜歸.處分已訖.方令散去.散去之法.令後至坐外者先行.挨次出廠.庶不擁擠踐踏.又多人羣聚.易于穢染生病.須多置蒼朮醋碗熏燒.以逐瘟氣.又不時察驗.嚴禁管粥者剋米.將生水攙稀.食者暴死.其碗箸各令飢民自備.　按米多亦不得施飯.久飢食飯.有立死者.

一曰施藥.賑粥或不能多.服藥亦可免死.當多合救飢丸以周給之.亦不得已之極思也.諸經驗奇方另載.

一曰葬餓殍.蓋穢戾之氣.易生疾病.隨時收葬.最不可緩.魏禧曰.古稱救荒無奇策.要凡天下之策.未有奇者.因時制事.世人不能行而獨行之.則謂之奇耳.是編多輯古人成法.間以意損益之.然一人耳目有盡.心思有所不及.又或自擬良法.行之不能無弊者.增美去惡.以成萬世萬民之利.是在後之君子矣.

鄖襄賑濟事宜

俞森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墨海金壺及守山閣叢書
皆收有此書墨海在先故
據以排印

鄞襄賑濟事宜

鄖襄賑濟事宜

荒政叢書 附錄卷上

清 湖廣布政司參議俞森撰

示諭飢民

爲曉諭飢民事。照得汝等飢民。因本籍災荒。遠來襄境。自夏迄今。日見其多。昨閱各州縣造送清册。比夏間多至十數倍。而又有日日續到。未及上册之人。本道不勝慘然。總由此處不忍驅逐。以致來者日多。念夏秋之時。田禾在野。農工正興。汝輩僱工覓食。資生頗易。及至今日。田禾收了。農功完了。無工可傭。有食難覓。奈何奈何。且襄陽地方田地荒多熟少。米穀出產有限。每年只勾本地吃用。今年雖然有收。但添了汝等。往來居住。每日約萬餘人口糧。又兼河南、陝西、地方米貴。販戶多來收買。襄陽總不禁止。以致去者愈多。市價日貴。夏秋之際。每石只賣三錢。如今貴至六錢七錢。若使飢民來者不止。販戶買者頻來。不但汝等沒飯吃。連襄陽人也沒飯吃了。奈何奈何。汝等在本籍受飢餓愁死亡。是你本籍官府的事。今在襄陽。是襄陽官府的責任。如今意欲賑濟。官府並無此等無碍米穀。意欲勸賑。襄陽地方沒有富戶。除非指望官府。奈官府之俸。俱係除荒。我本道每年止得俸銀三十餘兩。其餘官府可知。又無俸可捐矣。本道爲汝等再四躊躇。日不安坐。夜不安眠。細細思量。要在無可賑濟之中。再商救濟之法。只有借動常平倉糧一法。但此倉糧。不但本道不能作主。連督撫大老爺也不便擅發。一有動用。部議必不肯依。處分立至。賠累不免。今本道盡力救濟汝等。懇懇切切。詳請兩院咨部題本。畢竟要那動賑濟。以活汝等。此係本道一

片切實心腸。汝等須要仰體。安心靜守。將就度日。即便一時不能接濟。一頓分作兩頓吃。一日分作兩日用。等得批允下來。便是汝等造化。也完本道一片苦心。本道又聞府城之外一二十里地方。天色皆黑。孤客獨行。多遭悶棍。雖未必確係飢民所爲。但從前無此等事。今忽有之。又焉得不疑及汝等。汝等千萬謹飭毋作非爲。要緊要緊。本道昨又看見報上。皇上已發二十餘萬帑銀。向陝西賑濟。大人小人。計口散米。又且捐免錢糧。汝等若不離家。此時正好安穩過日。何消本道爲汝等焦勞。今汝等已來在此處。也無可奈何。但該傳語同鄉人等。願在此者。安心耐守。如願回鄉者。趁此早回。其行走在途者。勸他回去。未曾出境者。寄信阻他不來。又且襄陽地面居住太多。米貴人窮。彼此受累。又須散處各境。方可資生。總之。做官的人。未有不愛百姓的。見汝等這般光景。未有不動心的。只是事體煩難。勞心喫力。汝等未必得知。故示。須至示者。

詳請賑濟流民

爲飢民之流來日多。窮黎之凍餒堪憐。謹陳憲鑒。亟施拯救事。據襄陽府呈詳到道。據此。本道查看得襄陽一郡。北連豫省。西通秦晉。誠南北之要衝也。今年秦晉災荒流民轉徙。盡到襄陽。而豫省之來者。亦有其人。夏間始來。入秋而盛。至冬而多。其所以盛且多者。緣他處皆嚴于驅逐。而襄陽聽其居處。加以安插。所以聞聲而來。盛且多也。本道自流民初來之始。以及于今。時時飭令有司撫恤稽察。挨查造册。除册報憲臺者。約萬餘人。造册後續來者。又萬餘人。至若每日稽察。則有暫住數日。另投他所者。有暫過止宿。明

早卽行者。以是而計。則每日不下數百人矣。本道細思此等流民。雖非襄陽之赤子。要屬朝廷之赤子。原籍無以爲生。故投之他所。今至他所而仍無以生之。則惟有轉死溝壑而已矣。轉死溝壑而在本籍。本籍官吏之罪也。在他所則他所官吏之罪也。爲朝廷之官。不恤朝廷之赤子。可乎。但夏秋之時。飢民之來猶少也。襄陽之米價猶賤也。且農務方殷。需人力作。傭工覓食。猶可分給也。則其安頓也猶易。今則來者日衆矣。市上之米。各省搬運。義切救鄰。全無遏糴。出產有限。米穀漸空。而米價倍增矣。農功已畢。歲晚務閒。傭工覓食之路又絕矣。如此而安頓之則難。將欲開倉乎。無無碍之米穀也。將欲捐賑乎。襄陽士瘠。居鮮富民。官於此者。俸悉除荒。以本道而計。每年止有俸三十兩。而府縣各官可知矣。此卽盡捐之。何足以當流民數日之饘粥耶。再四思維。唯有兩府屬重農積粟等事。米穀三千一百三十石零。及積貯天下本計等事案內米穀十萬五百石零。積貯在倉。可以動給。但山僻遠水窮苦地方。不便動支外。惟襄陽府襄陽、棗陽、宜城、光化、穀城、均州、幷襄陽衞八處。重農積粟案內共穀一千七百八十石零九斗四升。積貯天下本計案內共米一千三百六十石穀七萬八千一百八十石。可以就近動支。然思此案之米穀。固爲本地賑濟之需者也。現奉憲文。稽查有無虧折浥爛。又奉部文。有加謹收貯之行者也。本道一思之以爲可勦矣。轉思之而覺其不可也。再思之又以爲可動矣。輾轉思之而愈覺其不可也。正在躊躇。而飢民之號呼於各州縣者纍纍矣。縣詳府。府詳道。而所可議者。亦惟此兩案之倉穀矣。夫人情當危迫之際。瀕死之餘。見有立于其前者。雖甚不關切之人。莫不號呼而望救。而況於官乎。此飢民之所以哀控也。不哀控則死

亡矣。凡人之見其危迫瀕死而求救者。雖不關切。亦莫不痛心疾首而思救之。而況于官乎。此各州縣之所以申詳也。不申詳則唯有視其死亡矣。方今皇上仁過堯舜。匹夫匹婦。無不欲其安全得所。憲臺如傷念切。訪民疾苦而噢咻之。乃使有流民數萬濱于死亡。諒非盛世之所忍也。縣已詳府。府已詳道。而以其事之難行。不爲轉請。則是萬餘流民之濱于死亡。非州縣之罪。非府之罪。而本道之咎也。且本道細爲籌畫。合應遵照陝西賑濟新例。每大口米三合。若賑穀應給六合。凡流民萬人。每日應給穀六合。每萬人每日需穀六十石。十日六百石。一月一千八百石。計自歲內賑發至明年三月。盡農功既興。民可傭工。可覓食而止。約費穀七千二百石耳。即多至四萬人。亦不過二萬八千千八百石。以穀二萬八千八百石救流民四萬人。頌皇仁而仰憲德。豈淺鮮哉。今若惜此穀石。則此輩流民。必至死亡。是國家失民四萬人矣。況此四萬人之中。有狡獪者。有剽悍者。不安于死亡。小之劫奪。大之嘯聚。是又豈止失四萬餘人哉。故自其後觀之。則費此二萬八千八百石者。乃所以爲朝廷愛惜錢糧萬萬。保護生民萬萬。而自今日觀之。則唯見其費此二萬八千八百石。千部議擢處分而已矣。革職追賠而已矣。伏惟憲台念生民之危苦。深國家之大計。爲先事之圖。不貽後日之患。於本道詳到。迅賜批行。迅賜咨覆。准其動給倉貯穀石。以賑飢民。則飢民幸甚。地方幸甚。國計幸甚。倘慮部議以此案穀石既動。本地饑荒。反無以備。則又請憲臺咨明支動之後。准于楚北各州縣。量其積穀之多。路通舟楫者。分撥幾處穀石以補之。官爲捐備水脚以運之。總屬朝廷穀石。裒多益寡。總爲生民。何分彼此。若必謂不可通融。或請於襄陽暫開外省生俊援納之例。不及百

人。即可補額。是雖動二萬八千八百石。仍如未動也。此亦何憚而不爲哉。本道目擊情形。不能緘默。故敢冒昧。倘憲臺親臨此地。聞此呼號。其疾首蹙額。中夜傍徨者。又不知若何矣。今本道既經續詳之後。恐憲批不能緩待。擬即一面開倉。宣揚聖天子仁恩。憲臺德意。照人數給發。以慰衆望。其或有應委曲周詳。審愼立法。以期惠澤必周者。又望憲臺立刻賜示。古人云。救焚拯溺。情實似之。耳事關請賑飢民。言長句冗。除應行事宜。尙在細酌再報外。合先備敍。未敢擅便。伏候憲裁。

再詳賑濟流民

爲急廣皇恩。以救垂死。避荒飢民事。竊惟堯九年水。湯七年旱。自古聖王之世。水旱之災。亦時有之。今逢堯湯之主在上。綏邦厭豐。遐方異域。皇仁所被。無遠弗屆。凡有水旱小災。外吏每每未及奏聞。水旱之形未見。皇上無不先事豫圖。屢免直省錢糧。發帑發粟。幾無虛日。欽差賑濟。不絕於路。上有堯舜之主。則百姓盡皆堯舜之民。一夫不獲其所。時勤聖主之憂。爲臣子者。敢不曲體宸衷。恪盡厥職。今年山、陝、河北饑饉、又楚省鄖、襄兩郡夏秋之間。旱蝗已成。本道督率屬員。修葺塘堰。虔誠祈禱。幸時雨忽降。枯苗立生。飛蝗蔽天。立即盡斃。變荒爲豐。年稱大有。米麥頗賤。以致山陝之民。聞風而來者。日多一日。竊念鄖襄爲湖南北之上游。實陝蜀豫之門戶。萬山險峻。地瘠民貧。兵燹之餘。人稀土廣。豐年僅可餬口。凶歲難保流離。本道身膺兩郡重寄。日夕憂懼。手輯農政、荒政二書。嚴檄兩郡州縣。大講水利。招徠開墾。務使水旱有備。可免小祲。而外來就食飢民。一一安插。力能墾荒者。擇地任種。貧不能存立者。勸士著之民。令其收養。皆

具保結存案。以便稽查。其願往他所依傍親識者。量給錢米。聽其自便。但地方既窮。官民又窮。來者無盡。救濟有限。普天之下。盡屬朝廷赤子。何敢作秦越之視。糧食一任陝豫糴買。不忍禁遏。除兩屬薄收。僅可自給。此外惟襄、棗、宜、三邑有收。而爲數無幾。鄰省駝運車盤。晝夜不絕。糧價踴貴。今已五倍。襄民自食將盡。既無以應外省之販買。尙安有餘粒以濟寄食數萬之流民耶。本道計無他出。惟有不顧一己之身命。仰體皇上軫恤赤子之德意。將現儲倉穀。暫行給散。救垂死之流民。全本土之黎庶。靜聽處分。實亦無悔。謹具末議。開列於後。

一。現在安插之流民。急宜救濟也。除暫居今去者二萬餘口不計外。幷續到未曾册報者。不便懸擬。其現在入册者。約萬口。本道照陝西賑濟新例。大口米三合。每口先給一月。除小口不算外。計穀一斗八升。約應共給一千八百石。

一。續到之流民。急宜安全也。外省流移。不便安插城內。止宜散之村鎭。民居草屋。實無閒房可以強令收留。值住。況現在安插於僧舍者。俱已盈滿。驅逐不可。收養無地。露處豈是長策。棚屋無力捐蓋。惟有按日計程。約略賑穀。令其他往。

一。安插流民宜審地勢也。鄖、襄兩屬。惟襄陽、光化、棗陽、宜城、四邑可以安插。其餘山邑險隘。不便安插。幷宜嚴禁防守。不許流民入山。

一。安插流民宜散不宜聚也。本道所轄地方。止襄、光、宜、棗、四邑。稍可安插。其餘別府屬。必求憲臺裁示。某

府某州某縣。可以安插若干本道擬于均光境上出示曉諭。委員稽查給票。赴襄驗明人數。濟以口糧。應安插某州某縣者。換票令其前往到彼安插。一面具單報憲。一面具單申道。倘中途或有疾病死亡。所在給棺掩埋標記。如此施行。則流民無失所之虞。雖有奸宄逃盜。亦無濟踪之所。賑過人數。亦無所容其浮冒矣。

一。單式宜詳且明也。某官爲查驗事。本年某月某日。查有某省某府某州某縣某里人某某。年若干歲。父某。母某氏。兄某弟某。妻某氏。子某。女某。各若干歲。共幾人。於本年某月某日由陸路曰某處來。歷某府州縣到此驗明。合行給票前往某處查驗換給。刻板印填。最爲簡便。

一。沿途大路。於往來必經之處。該州縣委一勤員查驗給票。隨到隨行。不得稽阻。

一。隨地分插。不過一時權宜之策。殊非經久善全之道。陝西避荒之民。惟臨潼爲最甚。本道逐細詳詢。有一生員惠古。慟哭陳情云。本地顆粒無收。旱荒已極。不止一次。皇上發帑賑濟。官府率皆按籍給散。某戶納一丁錢糧者。止賑一丁而已。若給銀五錢。止好買糧食一斗。生員一妻四子。共計六口。一斗之糧。四日便了。此外何以支吾。富者有銀無處買糧。貧者無以存立。十分之中。已逃七分。田地拋荒。家業盡棄。本道聞之。深爲駭嘆。徧問多人。如出一口。眞僞或不可盡信。但恐逃亡既多。耕種人少。耕種既少。安得豐收。無收何以有年。無年則逃亡者何時還歸故土。故土既未可歸。異鄉豈可久處。本道剴切呈詳。即求憲恩入告皇上。大沛恩膏。開倉發粟。然賑濟不過數月。數月之後。何以接濟。必須故土盡招來之術。使逃亡可以

速歸長途有餬口之糧庶不至父子離散

一飢民之來每日動計數百少亦不下數十驅逐安插惟有兩策若任其自然聽其所之此掩耳盜鈴之說奸吏舞文欺飾憲聽耳夫流民飢無食寒無衣散入山谷則所憂甚大伏匿荒僻則行旅維艱小則鼠竊大則夥盜勢所必然故勤幹通達之吏熟悉地形事勢計深處遠安插不能容留不可乃不得已而從事於驅逐使出他境則本州縣無他虞矣其場苴聾瞽者土木形骸痛癢不關不行驅逐自謂安靜實亦無毀無譽第恐相率效尤禍機隱伏本道所轄兩屬共計十三州縣率皆深山邃谷勢既不可任其所之法尤不容使之驅逐第無米之炊如何措手今安插已多無地可容矣鄰封競糴流民充塞穀日貴糧日少矣貴者日貴少者日少無奈來者多不肯他去號啼遍野慘不忍聞此皆朝廷赤子何忍坐視其死而不救乎惟是冒罪發倉粟以賑濟爲數無多無以爲繼且賑濟一開留者久留去者不去來者益來不可窮極是救一時之餓殍實釀無盡之禍胎斷須剴切入告動計萬全速令各歸鄉井官民兩便

一飢民之逃亡宜重懲有司也無雨則旱久雨則澇事須豫籌有備無患百姓逃亡守令之罪也流亡之民隔省遠徙非工於驅逐即視等越秦嗣後將荒不能預籌已荒百姓流亡者流亡之民鄰近地方不即分任安插使之越州過府者痛加處分盡心安插者優其陞擢則賢者益鼓舞而不肖者亦知儆惕百姓實受其福矣

一本郡捐納之例斷不可泥也地有遠近肥瘠民有多寡富貧豈可一槩定例肥邑則民富本地捐納有

司措勒索使費。拜門生有禮。送旗送匾有禮。煩費浮于穀價。弊一地瘠則民貧。民貧則餬口不充。誰來捐納。卽以鄖陽一府而論。捐納者寥寥無幾。按册而稽。率皆外省。外省旣停捐者絕響。此地瘠民貧之明驗也。弊二。天下州縣。若鄖陽恐復不少。此必須仍開外省捐納之例。庶幾倉穀廣儲。倘遇荒歲。賑濟有資。伏乞裁奪。

一。飢民之妻子。宜嚴禁沿途販賣也。流民救死不暇。賣妻鬻子。愚人以爲兩全之道。不知骨肉分散。慘動天地。富貴之人。利其賤值而買之。奸徒賤貨回貴售。嗟乎傷哉。爲民父母。離者尙欲使之合。散者尙欲使之聚。今每日車載騾馱。不知凡幾。幼稚子女。動輒數十。此皆堯舜之民也。宜題明嚴禁。痛加處分。

一。計流民每口給穀六合。一人先給一月。計穀一斗八升。百人用穀一十八石。千人一百八十石。萬人一千八百石。呈詳批發。便須一月。具題候旨。便須兩月。必須豫籌三月之穀。方可苟延殘喘。但流民急宜分插立望批示。

以上數條。皆因目擊流移之慘。效其一得。但知識淺短。思慮未周。未必足供採擇。相應備敍。恭候憲裁。

三詳賑濟流民

爲移明疏通糧路以救災黎事。本年十二月十二日。奉總督巡撫部院憲牌。准川陝總督部院葛　咨開陝西省地方。今歲荒歉。秋禾失望。明歲麥苗。枯槁將盡。煢煢百姓。全賴隣省接壤州縣。往來糴販。以有易無。在秦中飢民。可借以資生。楚豫居民。以此獲利。實屬兩有裨益。近聞楚省隣秦州縣。不許秦民糴販。以

致秦民資生無策。相應咨請轉飭所屬鄰近陝省州縣各官。如遇秦民來彼糴買糧石。令其照常行走。公平交易。不許盤禁阻撓。使陝省災民。得免飢餒之虞等因。准此。爲照各省百姓、均係朝廷赤子。凡值歲時荒歉。自應聽隣省災民往來糴糴。以濟時艱。無容姦民遏糴。藉端阻撓。今准前因。合行出示曉諭。示仰督屬軍民人等知悉。嗣後如遇秦民來楚糴買米穀。聽其照常往來。公平交易。不許生端盤禁。及高擡時價。刁揹阻撓。敢有故違。許被揹之人。赴該管地方官陳稟。查拿解究。以憑重處。各宜凜遵毋違。等因。除出示曉諭外。合幷嚴飭。爲此牌仰該道官吏照牌事理。即將發下告示。照抄多張。轉發所屬。遍貼通衢曉諭。仍令各具遵依徑報查考。毋違。蒙此。看得不許楚省遏糴。使陝西飢民乏食。此實川陝督院爲民至意。然不知本道爲民苦心。今年襄陽仰賴皇上洪福。兩憲鴻慈。變凶爲豐。時雨立霈。枯苗飛蝗入境即死。幸而有秋。以致陝西、河南、紛紛赴襄糴販。車載騾馱。驢運人負。駱駝百十爲羣。晝夜不絕於道。府縣治司民牧。未有不爲自己地方起見。此亦良有司之苦心也。但念天下之民。盡屬朝廷赤子。何忍閉糴阻飢。本道多方勸諭。出示布告。令其毋逐利以忘本謀。出有餘以濟不足。數月以來。襄陽之粟。流通三省。且三省之民。就食于楚。過襄不留者。不可勝紀。其暫住及久住者。亦不下三四萬人。襄屬地廣人稀。山多土少。稍有收者。止襄陽、棗陽、宜城三邑。以三邑荒薄之收。既供三省之販運。又食數萬之流民。襄民蓋藏幾何。只顧目前蠅頭微利。忘却關口本謀。不獨官不忍禁。即禁亦不能止也。今流民就食益衆。飢疲之民。男婦老稚。千里跋涉。枵腹徒步。無不羸尪。投襄即止。非不欲他往也。足力實亦有不能舉動者矣。來日益多。粟日益少。價

日益增粟日且盡。昔不忍于外省之民飢。今深憂夫本境之民餒矣。本道愚昧無知。心力已竭。憂深慮遠。食不知味。夜不成寐。欲奮不顧身。擅發倉穀。自顧赤貧。向在河工二十年。捐築高郵城南三十決口。代賠大工。窮夫逋帑。隣工堤潰。黃水灌淤。本道新挑運河七千餘丈。又復獨力重挑。負累親知。家徒四壁。空拳赤手。粉骨難賠。又涉示恩沽名。且恐一發難繼。遠近聞風來者益衆。古諺有之。善不可爲。蓋謂是與。然畏首畏尾。瞻顧因循。釀飢坐斃。與其不可救藥于後。何如深思熟計於先。挈輕校重。害少利多。本道計惟有哀懇兩憲俯念垂斃之流民。將困之襄屬。大發鴻慈。廣勸輸助。除鄖、襄兩府官民。窮苦無力輸外。其餘悉力輸助。保襄民實以保流民。寧襄境實以寧全楚也。一面即求憲示。將續來者速檄別州縣分頭安插。毋使偏聚一方。一面本道先借倉穀。稍給十五日之糧。苟延飢民殘喘。俟輸助到日補償。并候憲示到日。再行續給。一面再准本道將各屬邑倉穀。酌量發出平價糶賣。銀收在官。俟來春麥熟米熟。照數買補還倉。一轉移間。不獨可保襄民流民之困。且可以稍甦隣省之乞糴矣。伏乞迅賜批示。以便遵行。

稟覆督院

某身在鄖襄。凡一切巨細之事。無不切實料理。而飢民一事。尤關重大。何敢膜置。計自夏間流民初入境。即諄諄告誡有司安頓存留。勸諭本地居民加意矜恤。又曉諭流民安心棲止。文告案牘。不一而足。其時不過以爲數百流民。力爲安插。使無失所。足矣。何敢以小事而張皇。何敢以微恩而沽名。又何敢以襄地撫恤流移。而使他省有人民逃散之咎。故爾未瀆憲案。既而九月間。自省歸流民漸多。焦心益甚。飭令各

屬清查流民多寡之數。商量賑救流民米穀之所出。早夜攢眉。檄催如雨。無奈各屬遼闊。流民星散。册籍一時不齊。不知多寡。其賑救之數。不能遽定。米穀所出。無可指實。又以大計。遠赴會城。遂致遲遲未得轉報。及十二月初二。自省回襄。流民愈衆。寢食不寧。親自延問流民。細訊逃來之由。與今居處情狀。每聞哀訴涕淚交橫。又復飭安頓。飭清查。星催火促。襄屬之册。甫到而鄖屬任催不至。雖地方之遼遠。亦郡守之怠緩。不暇候齊。隨即攢造送憲案矣。既得流民約略之數。苦思力索。始得借動常平之策。而郡縣詳至。隨即星飛請憲示矣。茲又輾轉思維。計深慮遠。細分條例。不徒務虛文。而求實濟。不徒博善名。而銷禍萌。不徒慮目前。而計久遠。亦不徒爲一方奠生民。而爲天下講吏治。文已差投憲轅。第未識芻蕘足當採擇否。又念郡城情形。洞然可見。各邑之安頓與否。得所與否。又或驅逐與否。不能盡知。于本月十八日。親歷光化一帶。問民疾苦。務得實情。以圖救濟。擬即先動倉穀。賑濟半月。俟憲批示再行。正在巡歷。憲使適至。仰見憲臺軫恤民間。雖遠彌切。一使之來。流民感動。此眞如傷念切。已飢已溺爲心者矣。但某數月焦勞。惟此流民一事。前此未經仰瀆。恐終難達憲前。或者勤事而人言以爲玩忽。安插而人言以爲驅逐。亦未可定。謹將流民一事。除近日具詳數案外。其從前文告。繕錄一本。呈電。至其確實情形。與未盡事宜。俱悉憲使口稟。某惟有仰體憲意。切實奉行。以盡厥職而上慰憲慮耳。鄖屬惟竹谿縣有册續到。候諸邑册齊再報。合并聲明。

上兩院稟

前以計典在省。時親憲慈。飲食教誨。感激之深。銘諸肺腑。星夜回襄。已是臘月初二日。繼以新鎮初到。酬應兩日。其爲人明爽秀徹。相與共論地方情形事宜。種種應心。不啻水乳。鄖襄重險。皇上簡畀得人。憲臺臂指有賴。地方之幸。亦某之幸也。襄鎮二十長行。某恐其陛見。或蒙皇上問及。是以星馳至光。詳細陳述。某遵奉憲指施行。廿四旋襄。新將軍亦止宿郡城。瞻其色笑。和平温厚。眞地方大慶也。秦省流民。久檄各屬安插得所。勸幹者隨到隨行。鄖屬則竹谿、房縣、鄖縣、襄屬則均州、光化、宜城、眞棗楚也。某拘於程墨。不得不候齊彙報。而鄖守尚無一字回覆。某分檄各縣。令其兩申道府。是以流民册子。先將襄屬呈報。而鄖屬續到。不及候齊。無奈積弊之餘。一時難以速振也。飢民自初秋即來楚境。率皆過而不留。留亦稀少。旋令具結。以杜奸宄。此皆職守常分。無庸申稟。後某自省旋襄。隆冬生計乏絕。秦省民既流移。而催科未緩。貧者既行。富亦隨之。臨潼一邑。十走七八。某時赴襄邑大路要口團山鋪、陳家營、等處。坐于道傍。逐一細問。無不慟哭陳情。如出一口。他邑皆然。臨潼特甚。後至流民訪前至者覓主收留。前至流民招後至者來此覓食。地界相隣。來者日衆。某職在分守。既不忍其流離失所。尤不敢以安插賑濟虛名。集衆釀禍。慮前憂後。寢食俱廢。今秦民來者無窮。襄米去者將盡。士著無以資生。流民何以度日。此號呼求賑之所自來也。某策騎親歷鄉鎮。集民路衢。勸諭備至。以秦民來楚。即爲吾民。不可異視。楚民家稍温飽。果有餘糧可至麥熟者。量力收留。令其傭工耕種。挑水擔柴。或有空屋。薄取租金。廣行方便。蓋秦民向來居此貿易原多。是以親友識認者。望門投止。安插稍易。保結不難。新至者視久住者以自安。士著者特久住者以取信。

嚴其禁約。不使土著欺侮流民。尤不許新來者恃強撒潑。安分則樂業茲地。爲非則出諸境外。可以自食其力者。將就度日。苟免死亡。如飢寒迫身。朝不謀夕者。地方據述報明。備述皇恩憲德。給穀賑濟。復將遠糴米石來此。以備秦省轉運。嚴行各屬正印雜職佐貳。分頭曉諭。分別查明。散給錢穀。數日以來。民心大定。無復哀號者矣。但安插在境者。逐名給散。固易。即給後稽考。亦不難。若信宿即行。過而不留者。若不賑濟。似非一視之仁。賑之則去來莫定。多寡虛實。無從覆核。徒開虛冒。無有實濟。似此之類。每多愼重。某矢諸天日。并諭各縣。凡一切處分賠累。俱本道一身獨任。不累汝等絲毫。惟望竭力盡心。毋沽名。毋浮冒。毋短少。毋任胥役。眞如自己飢餓一般。倘假借一粒。男盜女娼。各令亦皆歡欣鼓舞。而均州、光化、尤爲勤愼。俟其確散畢報。某必須遍歷親查。分別勤惰誠僞。報憲勸懲。大要分別確實。所給亦自無多。有食者不給。則絕妄覬之心。無食者霑恩。則免死亡之懼。此則襄屬各邑賑濟之大略也。至鄖襄陽各屬地險山深。稽察不易。而地亦貧瘠。無以資生。流民非親父因緣。不至其地。至亦不留。故凡流民之在鄖境者。皆可苟延性命。若一倡賑濟之聲。恐其轉相號召。襁負而來。接踵而至。所集愈衆。資生愈難。賑不能徧。兼不能繼。崎嶇險阻。移粟不能。貧餒聚處。解散無術。爲憂方大。某遠慮未敢輕舉。憲臺視遠惟明。神謨畢照。惟望指示。導其不知。教所未逮。庶得斟酌妥當。次第舉行。某束髮授書。今年已五十。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敢不盡心以報憲知。以慰民望耶。前見事勢迫切。憂深遠慮。剴切敷詳。今復確得情形。細加酌量。嗣後或有所陳。容再繕錄呈電。

與襄陽王鎮臺書

山陝河南飢民流入襄境自八月至今過而不留以及各縣安插本道勸襄民收留安居者有數萬餘人山邑不便安插恐生他患襄雖薄收僅可自食七皆皇土民皆皇民如何可分彼此自秋至今三省糴販不絕于路買去糧食不可勝數飢民就食又多襄屬糧食將盡米價騰貴小米已賣至七八九錢矣計至麥熟尚有四月不但流民乏食襄民亦乏食矣豈不大可慮哉今隆冬歲暮流民嗷嗷待哺號呼遍地慘不忍聞本道見邸抄中皇上發帑賑濟陝西夫陝西在家之民猶可支吾其逃出者苦且十倍今仰體皇恩擅動倉穀先賑一月遍諭飢民此皆出自皇恩數萬人感頂皇仁歡聲動地然必須給至麥熟或多給些有資生之策可以還歸故土方是長策老鎮臺與本道同守此地痛癢相關今入覲天顏恐皇上一時垂問伏望老鎮臺啓奏使陝西在外流民與在家者一體霑恩再給路費使可還里陝楚生靈受福無量矣

嚴行保甲

爲嚴保甲以申憲令事竊照保甲之法奉憲飭行久矣奈官民視爲故事全不實心遵行今外省飢民流寓道屬甚多合再嚴飭爲此牌仰該府即便轉飭屬邑令于在城在鄉處所家給一牌十長爲甲立一甲長給以十家總牌一紙十甲爲保立一保長給以總牌十紙十保爲里令其造具清册二本一存家一送縣縣造二册一送府一送道甲保里長皆須誠實公正者爲之止稽造本甲內流寓飢民逐一填明該縣

預給牌式小封。凡續到者。卽日具單徑行傳送本縣。倘本甲有容留來歷不明及遊手無業之人。左右隣察出。卽報甲長。照前申報。如此力行。則官民不擾。地方寧靜。流民得所。賑濟周遍矣。務期實心遵行。毋得怠忽。幷速出示曉諭。定限三日造册申送。毋遲。

禁宰耕牛

爲禁宰耕牛。以重農本事。照得本道所屬郡邑。民間耕種。全資牛力。去歲牛疫。死將殆盡。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大。牛少則不能多墾矣。合行嚴禁。爲此示仰道屬軍民人等知悉。如有宰牛者。隣佑舉報保甲。保甲卽報該縣立拏解道。治以重罪。仍罰十牛散給窮民之無牛者。如不舉報。訪出。隣佑保甲。一體治罰。決不姑貸。此係爲爾等百姓籌畫至意。非苛刻也。倘有借稱牛病不能耕。賣以另買。不知病牛之肉。食之殺人。牛爲爾家力耕致病。賣而殺之。神必降殃。爾等宜知。又回回除禁忌外。可食之物頗多。何必食牛。若私自宰賣。隣佑保甲舉報如前。俱一律治罰。斷不姑寬。愼之。

曉諭飢民

爲曉諭事。照得鄖襄地廣人稀。荒土居多。邇來外省飢民。流離至此。不下數萬。又陝西、河南、山西、搬運者。絡繹不絕。普天赤子。皆屬我皇上之百姓。豈忍異視。半載以來。本道所轄地方。並無遏糴之禁。而川陝督院。移文本省。督撫兩院。嚴禁檄不許遏糴。無非過慮爲飢民計生全耳。但督撫大老爺既愛外省百姓。尤愛本省百姓。本道仰遵憲行。自當安上全下。爾百姓須自己思算。家有幾口。人每日吃多少糧食。計至麥

熟時。尙有多少日子足用。則把多餘糧食糶賣。不足用。則當自己留著。不可因目前價貴貪利糶賣。不可因一時急用。前去後空。今春麥子收成。不知如何。糧食日少一日。糧價日貴一日。今日賤賣。後日貴買。非計也。後日價貴糧盡。本地無糧可買。爾窮民將何以自全乎。外省遠販之人。皆富商大賈。乘機射利。非窮民自販也。本道不便違憲禁糴。又恐愚民失算。特行布告。至于流來飢民。多有手藝。吾民有溫飽之家。乘此修造屋宇。量力興舉。召募力作。一舉兩得。本地工匠。擅稱舊主僱霸住。不令飢民做工。省嚴拿究治。又荒地甚多。業主不能開墾。有力之家。報官竟行開墾。官給印照。開成之後。卽爲己業。照例六年陞科。原業主不得爭訟。乘此流民甚多。僱工甚賤。儘力速速多開。便爲子孫世守恒產。亦一舉兩得之事也。又流寓飢民。願歸故土者。願住本境者。俱各聽從其便。有力開荒者。亦如前例。無力願墾者。向保甲妥說明。出具保結。赴縣借貸牛種子粒。本道與各屬一一措給。開成之後。照依定例。六年起科。永爲己業。倘欲還鄉。任其轉賣。如有原業主爭執者。定卽重懲痛處。決無絲毫干累。合行一幷示諭。

王雲五主編

國學書集成初編

賑豫紀略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王永榜潘同曾)

G一五六三上 壽朱